

東  
谷  
贅  
言







東 谷 贅 言

敖 英 著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言 贅 谷 東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著 者 敖

英

發行人

王 雲 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 務 印 書 館  
上海及各埠

81833

祥

六

(本書校對者陳敬衡)

本館據寶顏堂秘  
笈本排印初編各  
叢書僅有此本

# 東谷贅言序

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。日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。予往時奔走名途。竊有此志焉。及得請東歸。已成勃率翁矣。里門之役莫償初志。乃閉關習靜。以送殘齡。門生故舊時來相過。情話之餘。或相與評論古今天下事。而一得之愚。又不覺吐之。逐日劄記。加潤色焉。有長者謂予曰。子於此時。宜遊心忘言之天。顧猶喋喋。乃爾。非贅邪。予曰。然哉。然哉。夫懸疣者贅也。身有之。心固醜之。而況人乎。然非疾痛害事也。欲決而去之。又不忍。言之贅也亦然。自今以後。當奉長者之教。而謝筆硯。其業旣劄記之者。命兒輩藏之。以俟稗官氏采焉。不然。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。

嘉靖己酉夏四月旣望東谷敖英識



# 刻東谷贅言序

贅言二卷。東谷敖公之所著也。公先在蜀。嘗刻綠雪亭雜言。其博議雄談。光流有粲。海內愛而傳之久矣。然當是時。方策助樹績。闡化千里。特於自公退食之餘。敍次所見。而慷慨議論。人尙珍愛。矧今笑傲林丘。逍遙雲石。或觸景會心。或感今思古。其超然之識。確然之見。能無嗣述者乎。余一日謁東谷。輒以此意探之。公果出二帙示之。曰。此猶贅爾。然去之又不忍也。子其以爲何如。余惟言者。所以攄發胸中之所蘊也。世之言有二。摘藻濡毫。誇奇競麗。非不燁然美也。而道遠矣。若夫裨益身心。增廣聞見者。非無辭也。而情深矣。考古今之同異。權人物之高下。究心迹之是非。定言之藏否。詳制度之因革。洩前人之所未發。啓後人之所未知。初何贅之足云。東谷之意。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。公以一代鉅儒。行成表樹。言成模楷。而聲實兼懋。余方垂髫。數聞縉紳先生。謂其名世豪傑。旣而覩所製作。雄邃博朗。意必光明俊偉人也。今也天假良遇。每一會晤。必聞嘉論。皆直剖藩籬。鑿鑿可行。而高卓之行。尤使人欽畏思法。信哉信哉。蓋非長河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。非峻嶽不足以方其制行之夙絕。是篇者。特一時之緒論。宜其自以爲贅言也。然其殊聞獨見。可以開廣博識。亦可以撥正趨向。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。觀其言而已矣。君子之所樂而玩者。其在茲乎。其在茲乎。遂命工刻之。

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

# 東谷贅言卷之上

清江敖 英著

孝子忠臣。代固有之。惟子能合父心。惟臣能合君心者。爲難能也。蓋有之矣。不多見也。是故執友窮乏。濟以麥舟。范忠宣公之心。卽父之心也。河東未平。不望使相。曹武惠王之心。卽君之心也。

古之君子所爲。後之君子亦有不敢思齊者。豈以其所爲未善耶。抑所見不同。不必踐迹也。是故柳下惠覆寒女。魯男子不敢學之也。程伊川祭始祖。朱晦翁不敢行之也。

或告子曰。有孝子某者。鄉人稱爲君子也。業遇恩例。以孝名受覃霈。頃因割產。與兄鬪墻。子曰。爲孝子而薄天倫。則其所謂孝者。豈其然乎。吾聞惟孝友于兄弟。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。是故克段于鄆者。不及黃泉誓不見母。蹠血玄武門者。環兵海池。震驚若翁。

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。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。噫。罔念克念。其機在我。而由人乎哉。是故周孝侯惡少也。斬蛟伐虎。遂立功名。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。乃朶頤叔文之鼎。而萬事瓦裂。

人有恆言。霜降水涸。涯涘乃見。諺曰。若不同床臥。安知被裏破。蓋朋之盍簪。誰無情誼。必要其終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。昔東坡謫海南。故人巢谷。年已七十三矣。自蜀往唁之。死諸途。予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眞也。伊川編管涪州。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。恕曰。便斬程頤萬段。恕亦不救。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。



壽五福之一也。得之者有幸不幸焉。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。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。雖然。壽何負於人哉。人負壽耳。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。使其先數年而死。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。夏貴七十九而降元。使其先數年而死。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。

古之奸雄巧於用術。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際。自以爲算無遺策也。殊不知天不容僞。祇自斃焉。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。而不能逃其匕首之害。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。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譴。

古之權臣跋扈。必陰藉名儒爲之宗主。毅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羣志。然後乃敢行大事。彼名儒者。冒昧依附。欲資其勢而行其志。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非矣。禮文雖復古何補哉。是故西京郊社之禮。至王莽輔政而後定。劉歆主之也。東京宗廟之制。至董卓入朝而後定。蔡邕主之也。

潘良貴爲諫官。殿上叱侍郎向子甄。王公度爲諫官。門上毆死指揮馬順。嗚呼。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。可謂雄於九軍矣。然竊有說焉。子甄奏對支離。封皂囊而論列可也。何必叱之。馬順之罪固在誅絕之域。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。何必毆死之。夫尊客之前不叱狗。而投鼠且忌器也。況法宮何地。乃徑情如此。殊駭觀聽。非所以尊朝廷也。不可以爲訓。

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鐔帶宰相之銜。李藩以筆塗詔。而附奏曰不可。宋貞宗以劉美人爲貴妃。李沆引燭焚詔。而附奏曰不可。嗚呼。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吁咈之義矣。然竊有說焉。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馬。孔子過君虛位。必勃然變色。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。況詔王言也。而輒塗之。而輒焚之。可乎。向使天子震怒。

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。二公將何詞以自解。大抵寶臣居密勿之地。君有過舉。執奏可也。塗詔不可也。焚詔不可也。

張忠定公守成都日。合軍大閱。始出城。衆皆羅拜呼萬歲。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。復攬轡徐行。衆不敢譁。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。是無君也。無君根於怨望也。而怨望之來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。公胡不能炳幾銷燬。直待其譁焉。而後靖之。亦晚矣。向非公之忠誠。有以厭服其邪志。吾恐嵩呼不已。必至黃袍加身。黃袍加身。則成騎虎之勢。而劍閣玉壘之區。人心搖矣。當其時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。

韓魏公經略西事。開府延安。夜有賊攜匕首至臥內。公曰。可取吾首去。賊曰。得公金帶足矣。遂取金帶而去。或曰。賊夏人遣來也。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。而辭氣不攝。神氣不亂。非養之凝定能爾耶。雖然。昔楚師圍宋。華元夜入楚軍。登子反床以刼盟。君子固病其將略之疎矣。公也鎖鑰西郵。又非子反懸軍之比。重門擊柝。虎旅宵嚴。而刺客奸人。胡爲乎來哉。意者公於周身之防。曾未之虞耶。幸而賊有鉏麂之悔。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。則夏人得志。西事其憂哉。

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。予曰。春秋之義。莫大於尊君父。討亂賊。夫亂賊既討。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。而後死者懼。而君父尊矣。君父尊則君父慶矣。奚懼哉。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。父而不父者矣。忠臣孝子之心。以爲君父天也。天可逃耶。是故西伯不怨美里之囚也。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。又嘗觀古之君子。傷一代人倫之變。亦未聞罪人君父者。是故湯武奉天討誅。獨夫而

巢伯不罪桀也。夷齊不罪紂也。桃園之變。董狐不罪靈公也。棠姜之禍。南史不罪莊公也。知此則知孟子不言君父懼者。所以存萬世之防也。嚴哉。

史魚盡死後之忠。邴嘉賓盡死後之孝。此忠臣孝子之苦心也。曾子曰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若二子者。死猶未已乎。

人莫不有死也。惡之欲其死者。衆人之情也。愛之欲其死者。君子之心也。夫既愛之矣。又欲其死何哉。蓋所愛有重於死者。先民有言。綱常九鼎。生死一毛。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。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。文丞相被執而未死。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。

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。蓋烈士尙奇節。故於同志者有偕死之義焉。脫不得已而先死。則後死者心卽許之。他日事濟。當以一死下報故人。夫心之許。心之盟也。心既盟矣。若負幽冥山川鬼神。其可欺乎。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。而執牛耳之盟次之。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。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。乃若范質王溥。欠周世宗一死。而宋太宗薄之。

秦穆公用孟明。而殺之。役彭衙之役。皆敗績。終焉伐晉。晉人不出。封殺尸而還。左氏美穆公曰。遂霸西戎。用孟明也。愚意不然。兵凶戰危。豈人君歷試主將之具哉。況孟明喪師辱國。穆公不能用鉞。是失刑矣。又不替之。不亦過乎。且茅津旣濟。兵刃未接。何功之有。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。以累世富強也。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。不亦誣乎。初穆公因杞子以襲鄭也。蹇叔業諫之矣。使穆公能用其諫。則秦師不東也。三

軍不暴骨也。秦誓亦不必作也。左氏乃不賢蹇叔而賢孟明，不亦左乎。

莊子曰：伯玉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又曰：伯玉行年六十，而六十化。予曰：信斯言也。伯玉四十九年以前，真冥頑不靈，全不知非矣。設使若顏子短命而死，則終身不知非矣。若然，何以爲伯玉。且夫子天縱之聖也，必待行年七十始從心所欲，化何遲哉。若伯玉六十而化，又先於夫子十年，可謂賢於夫子遠矣。豈其然乎。雖然，春秋列國大夫之賢，無踰伯玉者。然則賢伯玉者，奚稱哉。予曰：夫子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。其使者嘗以欲寡過不能稱之矣。靈公夫人又稱其不以昭昭申節，不以冥冥墮行矣。

或問長幼之序，專序齒耶，不專序齒耶。予曰：兄弟之長幼，序齒也。伯叔姪之長幼，不序齒也。蓋伯叔雖孩提尊也，姪雖耄夫卑也，何也。分重於齒也。同父之兄弟，亦有不序齒者。立子以嫡，不以長，紂弟也，而爲君。微子兄也，而爲臣，何也。嫡重於齒也。同母之兄弟，亦有不序齒者。周公弟也，而爲冢宰，管叔兄也，而有土而無官，何也。命官以德，德重於齒也。宗族鄉黨，亦有不序齒者。一命齒於鄉，而再命不齒，再命齒於族，而三命不齒，何也。命重於齒也。爲師爲弟子，亦有不序齒者。韓子曰：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。吾從而師之，吾師道也。故王通十五，教授河汾，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，何也。道重於齒也。

或問歷代君臣之義，予曰：有一統之君臣，有革命之君臣，有列國之君臣，有舊國之君臣，有敵國之君臣，有先世之君臣，有亂世之君臣，有華夷之君臣。詩曰：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孔子曰：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莊周曰：君臣之義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此一統之君臣也。詩曰：商之子孫，侯服于周。殷士膚敏，裸將于京。此

革命之君臣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。而臣於秦。伍子胥，楚人也。而臣於吳。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，亦稱臣。魯大夫平子對晉君，亦稱臣。此列國之君臣也。禮爲舊君服，齊衰三月。故樂毅，燕臣也。而奔趙。趙謀伐燕，毅泣而不肯同謀。此舊國之君臣也。吳、蜀、魏、晉皆稱帝也。而劉禪降魏，孫皓降晉。此敵國之君臣也。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，陶潛以曾祖爲晉宰輔而不肯事宋。此先世之君臣也。馬援遨遊二帝之間，其言曰：「當今非但君擇臣，臣亦擇君耳。」此亂世之君臣也。胡人金日磾而臣於漢武，漢將李陵而臣於匈奴。此華夷之君臣也。然則君子處此，將安適從？王蠋有言：「忠臣不事二君，此其律令也。」

或問第五倫曰：「公有私乎？」對曰：「吾兄子嘗病，一夜十往，退而安寢。吾子有疾，雖不省視，而竟夕不眠。若是者，豈可謂無私乎？予謂子之與姪，親親固有自然之殺。倫也，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爲私悞矣。信斯言也，必愛無差等。然後爲公乎？是墨道也。且吾聞之：父爲子綱，而不爲姪綱；父爲子隱，而不爲姪隱。父名子而不名姪，父冠子而不冠姪。父醮子而不醮姪，有爵位也。立子以嫡，立嫡以長，而不立姪。考終命也。治命亂命，命子而不命姪。凡若此類，皆一本也。皆天也。非人也。皆公也。非私也。欲比而同之，是二本矣。而可乎？或曰：「然則視姪當如塗人乎？」予曰：「不然。兄弟之子猶子也。觀馬援戒兄子嚴、敦之書，韓昌黎祭十二郎之文，固當撫之以恩，教之以義矣。」

或問人有恆言：「慈父敗子，然則父可不慈耶？」予曰：「不慈則不父。傳曰：爲人父止於慈，止之云者，無或過也。過於慈則溺愛不明，故敗子必也。有義方乎？義方主嚴，過於嚴則傷恩。君子不忍，子之無良也。寧傷恩，雖

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。五男兒皆不好紙筆。何耶。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。韓文公、朱文公皆蚤孤也。皆卓然命世。何義方之聞耶。此之謂豪傑之士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。

石碯教子以義。其子厚不從。而甘心爲逆黨。陳萬年教子以諂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爲名臣。噫。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。

程太中夫人曰。子之不肖。皆因母蔽其過。而父不知。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。其敗子也恆多。

或問孝子廬墓禮歟。予曰。此孝子不忍舍親之心也。古禮無之也。古禮親喪居倚廬。倚廬者。倚木爲廬於中門之外。東牆之下。不楣不塗也。旣虞則柱楣塗廬矣。旣練則舍外寢矣。曷嘗有廬墓之制哉。然則桐宮之徂。非廬墓耶。予曰。密邇先王。其訓伊尹之志也。非太甲之心也。蓋倚廬常也。桐宮變也。

或問君親有疾。禱於鬼神以求福。有是理乎。予曰。古人有行之者矣。昔武王弗豫。周公禱於三王。求以身代。庚黔婁因父疾。篤禱於北辰。求以身代。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。夫豈索之茫昧者哉。且病者臥榻。奏藥罔功。其心皇皇。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。躍然快心。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。況感應之理。又有不可誣者。是則禱云。禱云。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。母執曰。死生有命。不可禱也。若自身有疾。執焉可也。

古人奉父母遺體。無不用其潔者。故髮必沐。面必頰齒必漱。手必盥。身必浴。足必洗。蓋以遺體者。親之枝也。敢不潔乎。不敢不潔。況敢虧焉辱焉。以忝其生乎。嘗怪耒叔夜一月不梳頭。陰子春半年不洗足。柳宗元一搔皮膚。塵垢滿爪。三子者。皆名士也。奉親遺體。當不潔如是耶。



古制父喪。斬衰三年。父在母死。齊衰期。父卒齊衰三年。蓋以父母猶天地也。母服不斬不三年者。此天尊地卑之義也。故厭之也。殺之也。我朝制服。父母皆斬衰三年。無厭也。無殺也。蓋以母氏劬勞之苦。尤勤也。妾有子而死。其子亦斬齊三年。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。而殺也。此聖朝所以教天下之孝也。所以達孝子之志也。

孝子禁服內生子。考之經傳。未見明訓。蓋自桐門右師譏然明始也。歷漢唐宋元。此禁尤嚴。我朝則無此禁矣。嘗莊誦孝慈錄御製序文。其中有曰。禁服內生子。不近人情。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。嗚呼。此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。類如此。

近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。反誣其妻與外人通。其妻自縊死。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。乃沉之江中。遂絕嗣。此皆不知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。

五倫言父子有親。不言母何也。統於尊也。家人卦以父母爲嚴君。則兼言之矣。自古稱大君爲天子。而不言地何也。統於尊也。西銘以大君爲乾坤之宗子。則兼言之矣。

唐玄宗爲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。可謂友愛之篤矣。竊以爲非帝王之友愛也。夫帝王之友愛。不藏怒焉。不宿怨焉。親愛之也。富貴之也。未聞同衾枕而寢者也。且古者父子不同宮。況兄弟乎。宮且不同。況寢乎。同寢者。惟伉儷則然。若兄弟裸裎於一榻之上。展轉反側之際。能無褻乎。昔韓昭侯與棠溪公謀事。夜必獨寢。慮窺言漏於妻妾也。玄宗之於五王。誰無私曲。萬一窺而漏焉。則噬臍何及。然則寢之不同。不猶愈。

乎。或曰。玄宗忍人也。三子無罪。一日殺之。則同寢之愛。豈誠於五王者哉。予曰。不然。論玄宗者。當論始終。蓋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者。玄宗之心也。故始焉愛。五王者心之天也。終焉殺。三子者心之人也。其君天下也亦然。故開元治也。天寶亂也。

尊卑分也。強弱勢也。輕重時也。時乎分重則勢輕。故楚子強也不敢窺。衰周之鼎也。時乎勢重則分輕。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。如之逐也。

自古天下事。君子成之。小人壞之。雖然。亦有不其然者。君子功業蕭條。不足以對蒼生之望。小人能行好事。亦可邀人心也。是故殷浩。庾亮。皆萬夫之望也。山桑。陳濤。斜之役。皆一敗塗地。而智勇俱困。秦檜。奸臣之雄也。當金人立。張邦昌之日。仗義抗詞。請立趙宗。就執不屈。而清議壯之。

以衆君子攻一小人。事機不密。猶或難之。況君子寡而小人衆乎。此陳蕃。竇武所以起黨錮之禍也。以君子之寡。攻小人之衆。爲力固難矣。況以子子負乘之小人。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。不尤難乎。此李訓。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。

古之君子。其立身行己。苟一節孤高。足以洗濯污習。其他嘉言善行。雖不盡傳。可以無遺憾焉。其立言也。苟一篇撰述。得罪名教。卽其平生著書滿家。將焉用之。是故稱楊伯起者。以其辭暮夜之金也。薄揚子雲者。以其獻美新之文也。

朋友責善。古之道也。門弟子責善於先生長者。亦猶行古之道也。夫豈操戈入室者比哉。是故羅一峯勸

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。羅圭峯勸李文正公引年以遜位。

小人之交。外親而內疎。始合而終叛。君子之交。則內外始終一也。故君子無黨。小人無朋。君子無賣友之心。小人無久要之信。

或問人有恆言。妻乘夫何謂也。予曰。乘之爲言馭馬之名也。六轡在手。鑿耶控耶。皆如所欲。曷敢有越志哉。豔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。或曰。甘心受乘者。惟懦夫愚夫。則然。彼英武之夫。肯爾耶。予曰。不然。彼單騎出走。入山谷二十里。而終夜不返者。非英武之夫耶。蓋受其乘也。習矣。且柰何哉。書曰。牝雞之晨。惟家之索。言乘夫者凶也。大抵骨肉厲階。房幃烈禍。皆起於茲。非凶而何。

元世祖欲盡殺漢人。以中國爲牧馬草場。賴耶律楚材諫而止。予曰。華夷天所限也。元人逆天。欲滅我華。夏而夷之。其一念之毒。上通於天。是諫也。天贊之也。昔劉定公觀雒。洎安流而思禹功。曰。微禹。吾其魚乎。予亦曰。微耶律文正王。吾其馬乎。嗚呼危哉。嗚呼幸哉。

董公發義帝之喪。紀信代漢王之死。周苛烹項羽之鼎。論開國之勳。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。加恤典焉。可也。胡爲殿上論功之日。曾無一言及此。漢真少恩哉。

張巡許遠。孤忠大節。無可間然者。奈何當時於巡也。猶議其殺妾之忍。於遠也。猶議其分守之闕。先陷。不有李翰之表。昌黎之文。則後世惑焉。作史者論唐褒忠之典。有遺恨焉者。以此。嗚呼。此其所以終唐之世。不能鼓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。宜哉。

或問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斯禮也。果通萬世之義乎？予曰：此經也。而有權焉。非聖賢誰其達哉？泉齋邵公有曰：武王賢非長也。立而興周。微子賢非嫡也。廢而亡商。嗚呼！此達權之所以難也。

水覆舟航。人不怨水。火焚室廬。人不怨火。食傷脾胃。人不怨食。色盡元精。人不怨色。四者之害。果物之咎耶。抑御物者之咎耶。是以君子貴自怨自艾。

凡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安。則人心必不悅。甚則怨。怨則仇。仇則或敗。乃公事。故君子謹始慮終。慮終者。慮其敗也。能慮敗者不敗。

凡立志不可持兩端。兩端交戰於胸中。則誠僞之幾。義利之辨。君子小人之界限。終是把捉不定。而上達者難哉。昔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。亦當遺臭萬年。是固兩端交戰之病。畢竟成就何如哉。

或問鈍。予曰：有天之鈍。有人之鈍。心求通而未得。口欲言而未能。鈍之命於天者也。大辨若訥。大巧若拙。鈍之習於人者也。夫君子之處世也。敏於天者。必求鈍之。君子之爲學也。鈍於天者。必求敏之。敏其鈍者。困心衡慮。不冥頑也。鈍其敏者。藏鋒斂鐔。不揮霍也。不冥頑者。不自棄也。不揮霍者。不自傷也。

莊子曰：庖人雖不善割。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。予謂尸祝代庖。是出位也。彼庖之不善者。匪用爲德。且將疑其病已而銜之矣。知此說者。處朋友寮窠之間。因事納忠。以匡不逮者。尙慎旃哉。

嘗見極余錄中有曰：稱人之善。或過其實。不失爲君子。揚人之惡。或損其真。寧免爲小人。予謂此語。可爲善善長。惡惡短之註疏也。

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。銘于楹曰。積丘山之善。尙未爲君子。貪絲毫之利。便陷於小人。嗚呼。吾輩當念之哉。

揚子雲曰。高明之家。鬼瞰其室。或疑斯言也。幾於怪。予曰。害盈福謙。鬼所司也。高明氣焰之家。其惡易盈。鬼實瞰之。將以降之。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。無足怪者。雖然。必瞰于室何也。予曰。凡欺天罔人之惡。多萌芽於暗室之中。以爲人莫我知也。殊不知冥鑒孔昭。恆在茲哉。雖然。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。予曰。尋常百姓之家。何惡之能爲。若概而瞰之。鬼之威靈不亦褻乎。蓋嘗徵之人事。朝廷遣使巡天下。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震罰之。曷嘗問賣菜傭耶。知此則幽明一理。夫復何疑。

人有恆言。破家縣令。滅門刺史。予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之。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。爲龔黃卓魯者。不可自誦此言也。夫破家滅門。豈盛德事哉。豈盛世事哉。

廬山之麓。有老儒杜了翁。被服造次。必於儒者。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。了翁曰。吾聞聖人之道。在論語。某於其中。言忠信行篤敬。六字敏求之。四十餘年。未之有得。又惡乎講哉。或曰。道豈言行盡耶。了翁曰。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。榮辱之主也。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若外言行而講道。某不願聞也。他日陽明子聞之。歎曰。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。

曹月川。洛中名儒也。里中嘗有二叟訪之。留飲。一叟劇談勢利。紛華口吻。津津如海。夫逐臭。一叟沉默寡言。少焉略談及尋幽吊古之事。真想蕭然。飲罷。或問優劣。月川曰。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。一叟是青山白

雲胸襟。

番禺陳兩峯先生。白沙高第也。來尹清江。予爲諸生。獨蒙與潔。一日侍几杖。請問古人作文之法。兩峯曰。論語是夫子短文章。繫辭是夫子長文章。孟子七篇。是斬釘截鐵。雄辯文章。子潛心而求之。則機杼在焉。經緯在焉。山龍華蟲黼黻在焉。竊以爲萬世作文之法。無踰此者。

自暴自棄。下愚之所以不移也。不囿風氣。不染習俗。上智之所以不移也。然均一上智也。造詣殊途。亦有不能變而一之者。是故伊尹之任。不能變爲伯夷之清。伯夷之清。不能變爲展禽之和。孟子之嚴毅。不能變爲顏子之純粹。河南程氏兄弟皆賢也。伊川自以爲不及家兄。眉山蘇氏兄弟皆賢也。東坡自以爲不及舍弟。

晏子曰。古者飲酒。周觴五獻。過之則誅。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者。罰金四兩。宋法夜聚飲酒而曉散者。坐死罪。皆所以嚴酒禁。防酒禍也。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。我朝無崇飲夜飲之禁。視漢詔賜酺五日之澤。不尤汪濊乎。

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。予曰。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。小人也。有爲善之名。終無爲善之實。有爲惡之心。初無爲惡之跡者。姦人也。斯人也。從君子則君子愛之。從小人則小人愛之。彼奴顏婢膝。昏夜乞哀。姦之柔者也。口蜜腹劍。深情厚貌。姦之戾者也。姦之柔者。志在於希寵。姦之戾者。志在於毒人。

或問古者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如。予曰。諸侯之社稷受之天子。傳之先君。不幸事勢危迫。當效死守之義。



也。然而有權焉。古公不死社稷而遷岐山。勾踐不死社稷而棲會稽。卒能基王業。恢霸圖。何必死。唐玄宗荒淫之君也。豈達權哉。漁陽之變。棄社稷而西巡。幸而前星幹蠱。不失舊物。宋欽宗當金兵壓境之日。悞執諸侯死社稷之義。乃舉族北轅。遺恨千古。究原而論。悞欽宗者何。稟也。悞何稟者。李綱也。先儒陳瑩中又曰。靖康之役。景德之役。悞之也。蓋景德之幸。遼人未過河也。靖康之不幸。金人過河也。

我朝國勢之尊。超邁前古。其馭北虜西蕃。無漢之和親。無唐之結盟。無宋之納歲幣。亦無兄弟敵國之禮。其來朝貢。則以恩禮待之。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刺加諸國。烏思藏董卜韓胡奴兒于諸司。朶顏赤斤阿端卜刺罕諸衛。奉法尤謹。朝廷待之恩禮。亦有加焉。嗚呼。盛哉。

故舊中有羅橫逆者。或教之自反。或勸之不校。予曰。顏子犯而不校者。恕人也。孟子三自反者。責己也。君子與其恕人也。寧責己。夫顏子豈忘責己者哉。夫子嘗稱其有過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。若顏子不能責己。安能自知其過而不遠復哉。

或問霍嫖姚不學兵法。岳武穆不閱陣圖。帥師者可法之乎。予曰。有二公之將略。則可。否則否。臧凶矣。夫兵猶醫也。醫之良者。未有不用古方者。但變通之機。自有神妙。

蘇老泉曰。龍逢比干。不得爲良臣。無蘇秦張儀之術也。蘇秦張儀。不免爲游說。無龍逢比干之心也。故龍逢比干。吾取其心。不取其術。蘇秦張儀。吾取其術。不取其心。予謂信斯言也。歷代忠臣義士。殺身成仁者。皆謂之無術可乎。夫蘇秦張儀之術。狙詐之術也。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逢比干。何淺之待忠臣哉。殊不知

邪正不兩立。有龍逢比干之心者。決不肯爲蘇秦張儀之術。有蘇秦張儀之術者。決不能存龍逢比干之心。故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。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。

陳龍川曰。孝弟忠信。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。才術辯智。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。予謂此言以之論漢唐以下人物。則可以之論漢唐以上人物。則不可。何者。湯武之征伐。趨天下之變者也。謂湯武非孝弟忠信可乎。伊周之立訓。定天下之經者也。謂伊周無才術辯智可乎。蓋龍川之志。欲整兩漢而下。庶幾見三代之英。宜其言如此。

或問律設大法。禮順人情。漢循吏卓茂。有是言也。今欲執法。則人情拂矣。欲順人情。則法廢矣。二者將安取衷哉。予曰。法之執者。當于其大而小者可宥也。人情之順也。當于其小而大者不可恕也。乃若宥過無大刑。故無小。此又古人原情立法之深意。不可因漢人之言。而或差池。蓋過者無心之犯也。雖大可宥。故者有心之犯也。雖小必刑。司刑者其慎哉。不然。宥大過不免有故縱之失。刑小故不免有深刻之愆。或問我朝定律。於情法何如。予乃作而嘆曰。至矣哉。我朝之律。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。如十惡不原。法也。八議末減。情也。干名犯義者。法也。得相容隱者。情也。自首免罪者。情也。猶追正賊者。法也。罪有加者。法也。有減者。情也。有從重者。法也。有免科者。情也。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之者。義之盡也。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。仁之至也。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。而社稷靈長。終必賴之。或問初入仕途。讀律當以何者爲先。予曰。先讀治己之律。若不能律己。而遂律人。難哉。如出入人罪。故禁

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。老幼不考訊之類。皆治己之律。宜書座右。奉以周旋。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。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。

或言先儒謂元結中興頌。其末言大業而不言盛德。有美刺之風焉。予曰。不然。頌體有美無刺。若兼美刺。非頌體也。觀詩中有曰。盛德之興。山高日升。何嘗不頌德哉。昌黎平淮西碑序中。只詳序諸臣平蔡之功。至詩結尾。乃以明斷二字歸美天子。大抵名家作文。自有體格。

古人祠堂。或祀木主。或祀小影。程伊川朱晦菴以主。司馬溫公呂東萊以影。蓋主者神之棲也。影者神之像也。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。止用一軸。大書三代考妣之靈。此又是一見也。

古人重問疾吊喪會葬之禮。忠厚之風也。宋南渡以後。重新婚生子壽旦落成。有慶賀焉。有彌文焉。其侈靡之風耶。

楊文節公別號誠齋。朱文公亦否之。蓋以誠者聖人之事。豈宜以誠自居。曾南豐修家譜。自以先世乃曾點之派。歐陽文忠公亦否之。蓋以遙遙華胄。將誰欺乎。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。

崔後渠曰。小人其心。君子其飭。故張商英忤蔡京。溷黨籍矣。異端其學。聖賢其名。故張無垢師宗杲。廁儒林矣。予謂後渠之言。似有所指。其借秦之論耶。

古人稱先生尊辭也。稱父兄亦曰先生。故朱子曰。先生父兄也。漢人單稱先。亦尊辭也。顏師古曰。先猶言先生也。故梅福傳有曰。叔孫先非不忠也。漢人單稱生。亦尊辭也。顏師古曰。生猶言先生也。如賈生董生。

伏生之類是也。宋人稱先生加老焉。尤尊辭也。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也。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。

泉齋邵公曰。學古而議事不以制。猶不學也。予按所謂制者。時王之法也。聖人所以憲章文武者以此。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。近時士子。專於博古。而略於通今。聞泉齋之言。其有激乎。

宋南渡。詔市牛筋五千斤。李椿奏曰。一牛之筋。纔四兩。是欲屠二萬牛也。遂止。予觀此奏。不以和買擾民爲言。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爲言。而不忍見其骸。竦之狀。宛在目前。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。而諫易入也。



# 東谷贅言卷之下

孝子刲股廬墓。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。我朝有例不旌表。蓋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不居倚廬爲孝者。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爲貞烈者。是皆過中失正之行。不可以爲訓。

我國初正祀典。凡先代忠臣烈士。異代所加贈諡悉革去。止稱當時官爵。蓋時異勢殊。待以不臣之禮也。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知。天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迴洲之上。有禁不許閑人擅過湖。觀象臺在鷄鳴山巔。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。銅以崇壩有禁不許閑人擅入其門。此皆定鼎金陵之日。謀國者得請爲禁。以杜奸雄窺伺之心。其志念深哉。

蠻夷不和中國之福也。猶臧獲不和家主之福也。蓋蠻夷和則嘯羣入寇。而邊陲不靖矣。臧獲和則相蒙爲奸。而家食日耗矣。以近時亦不刺吉囊之事觀之。可見矣。

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愚人。皆有所祖。然自今觀之。祇見其自愚也。豈能愚人哉。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智之心而學于古訓。豈不爲良圖哉。是故公孫鞅不許豪傑學詩書。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。越王趙陀之葬靈輜四出。壩無定處。曹操祖其智而設疑塚。

吳用三軍迭出以肄楚。彼進則此退。彼退則此進。使楚疲於奔命。王朴祖其智坐致江南之困。魏惠侯選



軍中年力極精銳者教之藝。使之重鎧習勞。謂之曰武卒。而列國莫強焉。岳武穆祖其智以練成背嵬之軍。孟嘗君用鷄鳴狗吠之盜。獻裘出關。而脫虎狼之秦。虞翊祖其智收攻劫竊盜不事作業之徒。以破朝歌之盜。嗚呼。孰謂豪傑而不師古哉。

先民有言。二教之徒盛。則官失良吏。鄉失良士。蓋傷之也。我朝近年有例。不許良家子弟出家爲緇黃之徒。其闢邪崇正。拔本塞源。真盛典哉。嗚呼。向使徐洪客張伯雨不峻棲於霞外。支遁惠遠不禪寂於花宮。咸得與當代清流角逐於秋苑名途。安知其不能翩翩起家哉。

先民有言。有治人無治法。夫所謂無治法者。豈真無哉。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。是謂徒法。徒法者。有糟粕無神化。其何以行之哉。是故同一兵法也。馬服君用之而立戰功。其子用之以四十萬而敗於長平。同一青苗法也。荆公躬行於鄆縣而窮民受其福。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殃。

觀人之色。可以知人之心。蓋誠於中者。必形於外。苟能卽外以占中。雖不中不遠矣。嘗試觀之。其色莊者。其心詐。其色媚者。其心諂。其色赧赧者。其心愧。其色戚戚者。其心憂。其色慘慘者。其心哀。其色欣欣者。其心喜。其色怡怡者。其心和。其色悻悻者。其心忿。其色拂拂者。其心怒。其色奄奄者。其心屈。其色詭詭者。其心驕。其色不定者。其心邪。其色易顰易笑者。其心淺。其色黝然不露者。其心深。面無人色者。其心懼。義形于色者。其心直。正色立朝者。其心忠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。其心吝。造次顛沛而色不變者。其心有所主。不寧惟是。又嘗見醫家以色而知人之生死。相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。法家以色而知人之曲直。噫。色之時

義大矣哉。

吳文正公曰。嘗觀天下之人。氣之溫和者壽。質之慈良者壽。量之寬洪者壽。貌之重厚者壽。言之簡默者壽。予嘗以此說驗之。里中黃耆之老良然。間有不其然者。蓋稟賦氣數之或差殊也。

醫書有曰。怒則氣上。驚則氣亂。恐則氣下。勞則氣耗。悲則氣銷。喜則氣緩。思則氣結。予謂此說。吾儒養氣者。亦當知所以平之也。不然七者之害。豈直趨者。厥者之能動氣哉。

人身以脾胃爲本。然脾胃有好惡焉。好溫而惡寒。好燥而惡濕。好甘而惡苦。好樂而惡憂。好靜而惡思。好熟而惡生。好潔而惡穢。好軟脆而惡堅。好鮮新而惡陳腐。好精膩而惡粗糲。攝生者能順其所好。違其所惡。則脾胃和平。疾斯寡矣。

或問羣居應接人事。將同耶。異耶。予曰。無害於義。同可也。若苟且而同焉。人將鄙之爲鄉愿矣。有害於義。異可也。若徼激而異焉。人將忌之爲怪物矣。

予行役麻城。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。留宿。因問請曰。先生婆婆丘樊。以何事爲樂。鳳崖曰。某平居恆以禮義灌漑此心。以廉恥潤色此身。以勤儉訓子孫。此外奚所事哉。

予行役關西。嘗繇漢陰入子午谷。山行崖壁巖巖。林木蒼鬱。見水澁。二叟策杖行歌。意似逍遙者。迺揖而問之曰。叟何許人。對曰。山中學究也。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。一叟對曰。力田收穀。可供饘粥。釀秫爲酒。可留親友。臨野水。看閑雲。世事百不聞。一叟對曰。澹池養魚。灌園藝蔬。教子讀書。不識催租吏。不見縣大夫。

予乃作而謝曰。真太古之民哉。

正德間。杭州有太守某。初下車。僚佐醞飲具請遊西湖。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。畫船簫鼓清歌妙舞之樂。爲南國遊觀之甲。太守曰。某往時銜命秦川。曾登西華絕頂。俯瞰層巒疊嶂。如列蟻垤。計西湖之山。不過如是。又嘗勾當荆南公事。泛樓船浮洞庭。忽怒風驅濤。撼地刮天。魚龍湧躍。檣欹柁折。計西湖之水。不過如是。至於歌舞之事。素心厭之。況職務填委。莫知頭緒。不能從諸公子邁。敢謝不敏。僚佐皆汗顏而退。自是太守在任三年。而西湖樂事殊不藹藹。

柴桑翁卜居詩曰。昔欲居南村。非爲卜其宅。聞多素心人。樂與數晨夕。奇文共欣賞。疑義相與析。此可見翁擇隣不苟之意。其後與子之疏有曰。隣靡二仲。豈所謂素心人者。亦不當其心哉。

古者士大夫閒居。必有高人韻士。與之杖履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。尋幽吊古。以暢沖襟。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。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。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。散慮忘情。如坡仙之於佛印。涪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。幸而生於多賢之邦。又有天壽平格之老。爲衣冠真率之會。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。是也。

嘗觀孝弟之風。敦於貧賤之族。而衰於富貴之家。蓋貧賤之族。骨肉相愛之情真也。富貴之家。勢利爭奪之私勝也。

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。雖祖南華老仙緒餘。其與天下何思何慮之旨。將無同乎。予曰。不同。聖人所謂何

思何慮者。言天下之理皆本於自然。何以思慮爲哉。迺若作聖之功。則思慮其本也。故吾夫子終夜以思。又曰。慮而后能得。若忘矣。何以思。何以慮。然則其二氏之道耶。予曰。亦非也。猶龍翁曰。萬物芸芸。吾以觀其復。若忘矣。何以觀。雪山頭陀曰。諸幻盡滅。覺心不動。若忘矣。何以覺。雖然。忘之一字。以之卻七情之疾。實爲妙方。是故歐陽文忠公暮年有小疾。不服藥。只孤坐習忘。以卻之。黃文節公嘗構枯木庵。死心寮。以爲養病之所。亦是此意。

天地有心乎。予於復卦見之矣。天地有情乎。予於大壯卦見之矣。天地有好惡乎。予於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。嗚呼。天人相與之際。微哉。

或問古者臣位而君權可乎。予曰。此危道也。治亂幾焉。存亡繫焉。國家有此不幸也哉。何者。使居攝其人。如伊如周。則黃裳元吉。而臣道有終矣。使居攝其人。如操如懿。則包藏禍心。而弑逆萌芽矣。

或問子囊城郢。梁伯溝宮。其自衛之策何如。予曰。二子之策。雖曰自衛。實自蹙也。獨不思郢可城也。郢之外非楚耶。宮可溝也。宮之外非梁耶。蓋城郢自亡楚也。溝宮自亡梁也。烏在其自衛哉。宋之南也。不此之鑒。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險。其後上流失犄角之勢。外郡撤藩籬之固。卒使賈師憲以十三萬之師潰於江上。而瞎賊更說一句不得哀哉。

我朝設養濟院。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。惠民藥局。以濟疾病之窮者也。漏澤園。以葬無主之死者也。課守令積穀而爲殿。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。京師有泰厲王。國有國厲。又有郡厲。有邑厲。有鄉厲。以祀鬼。

之無所歸者也。嗚呼仁哉。

或問方面官有稱欽差不稱欽差者何也。予曰：國初設官分職，咸有定額。往蒞職掌者，領部檄焉，皆不領勅，不稱欽差。其後因事繁難，添設職掌。按察司如提學、屯田、兵備、邊備、巡海、撫民之類，察院如清軍、巡茶、巡鹽、巡關之類，都察院如巡撫、巡視、總督、河道、總督、漕運、提督、總制、軍務之類，皆領專勅，各於職銜上加欽差二字。於此以見前項職司俱出自朝廷處分，非吏部專擅也。

我朝軍國之需，有額派，有歲派，有坐派，洪武間國定制，如夏稅、秋糧、魚課、鹽課、茶課、桑絲、藥材之類，皆有定則。此額派也。宣德以後，如宗室繁衍，加添祿米，增設職司，加添俸糧之類，此歲派也。又其後也，如營建宮室，買運大木之類，此坐派也。蓋額派無增損也，歲派有增無損也，坐派有事則派，事竣即停也。

嘉靖癸卯冬，四川藩臬長吏將述職北上，撫臺東臬劉公餞之，且告之曰：來春是黜陟幽明之期，合屬賢否考語。公等幸留念哉。又言：先年曾見監司填考語，只以清慎勤三字爲準，綜覈名實而殿最之。藹然有愛惜人才之心，初無求全責備之意。咸作而謝曰：謹奉教。次年考察邸報至，而各官去留甚愜輿情。

東臬劉公患蜀人之訟獄滋豐也，嘗語憲使王公鴻漸曰：越訴誣告，律有明條，告遠年陳事，不干己事，立案不行，例有明條。主者施行，能不姑息，則獄之放紛，庶其清乎。煩以鄙意達諸監司，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，咸勵精焉。

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。予曰：吾聞君子不以人廢言，陽貨何人，斯爲仁不富，爲富不仁之言。孟子錄

之矧孤注之說。譬喻剴切。使其由衷而非貝錦之爲。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。其揆一也。何可廢哉。初真宗駐蹕澶淵也。遣王旦留守東京。旦奏曰。十日之內。未有捷報。當何如。真宗默然良久曰。立皇太子。斯時也。真宗無聊賴甚矣。蓋旦之慮。卽孤注之慮也。厥後劉豫入寇。趙元鎮請高宗親征。喻子才止之曰。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。萬一蹉跌。須留後門。而元鎮從之。蓋子才之慮。亦孤注之慮也。故曰。君子不以人廢言。嗚呼。孤注一也。以寇準之貶。觀之。則爲讒言。以靖康之禍。驗之。則爲格言。

或問一統正統。史家編年第一義也。考之孔門傳授。曾無一言及此何也。予曰。二統之說。孔門傳授。未嘗言。未嘗不言。蓋未嘗言者。二統之名也。未嘗不言者。二統之實也。吾嘗求其實矣。孔子曰。天無二日。民無二王。又曰。禮樂征伐。自天子出。言一統也。子思曰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凡有血氣者。莫不尊親。言一統也。梁襄王曰。天下惡乎定。孟子曰。定于一。言一統也。時乎。不然。天地閉塞。而海宇之內。瓜分鼎峙。不知幾人稱帝。幾人稱王。則無統矣。乃若正統也者。又自其得一統。以正者言之也。非謂一統之外。又別有所謂正統也。是故孔子曰。湯武革命。應乎天而順乎人。言正統也。孟子曰。三代之得天下也。以仁。言正統也。彼兩漢唐宋。雖不敢比隆三代。亦庶幾得統以正者也。下此或以詐力篡弑得之。或以牝晨之兇得之。或以左衽之雄得之。斯固一統之君。其實一統之賊也。故遜志翁乃立變統之例。以待之。良有見哉。然則一統也。正統也。變統也。無統也。編年書法。當何如。予曰。先民有言。據事直書。善惡自見。古禮親死。卒哭。宰夫執木鐸。命於宮中曰。舍故而諱新。或問予曰。舍故者。舍何親哉。予按此故字。先儒陳

澹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。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。高祖之父則無服。無服則親盡。親盡則不諱。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。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。皆諱曰某。其他則遂名之。卽此觀之。古者士大夫以上。止諱四代之親。曲禮曰。逮事父母。則諱王父母。不逮事父母。則不諱王父母。卽此觀之。古者庶人。止諱一代之親。或問伉儷雜合之義。何如。予曰。有經權焉。古人於此。慮之也周矣。處之也至矣。是故六禮旣備。醮命乃行。與之偕老而終身焉。是伉儷之常也。經也。苟婦德不恆不貞。爲人倫之蠹。門戶之羞。則有七出之條焉。是伉儷之變也。權也。於七出之中。又有三不去焉。是忠厚之至也。予於七出之中。竊有疑焉。無子也。有惡疾也。皆天也。皆不幸也。何忍去之。當善處之。使之不至失所可也。予於三不去之中。竊有疑焉。不順父母。忤逆也。竊盜醜行也。淫穢行也。苟存姑息。則難施面目。當以義裁之可也。

或問古來亦有夫爲妻棄者乎。予曰。太公望爲妻所棄。耄故也。朱買臣爲妻所棄。貧故也。魯秋胡志淫而忘親。其妻能以一死而絕之。其志也烈哉。晏子之御。氣盈而志陋。其妻能鑄譙之以求去。其志也偉哉。介葛盧識牛鳴。陰子春識烏音。尸鄉祝鷄翁養鷄數百羣。各命之名。呼之則應。夫人心之靈。莫不有知。乃三子之知。皆非衆人之所能知者。不知此。又是何等聰明哉。夫以如是之聰明。宜於道。物理無不知者。而三子所知止此耳。而他則泯泯無聞焉。吁。可怪哉。

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。後世士夫乃有與女流歛洽。若交遊然者。而君子無鑄譙焉。蓋諒哉。其無他志也。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。杜少陵之於黃四娘。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。蘇東坡之於春夢婆。是



已。乃若攜妓遊山。與妓廣詩。對妓參禪。則踰閑矣。我朝士大夫無此風流。綽有古意。尙父呼蒼光。以濟牧野之師。田單禮天神。以堅卽墨之守。是皆以神道設教者也。

馬都督某。遼陽名將也。一日舟過天津。予以憲職備兵此土。往謁之。見案上有孫武子十三篇。因問之曰。此書以何者爲兵家之要。何者爲兵家之忌。都督曰。始計篇曰。兵者詭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。用而示之不用。近而示之遠。遠而示之近。利而誌之。亂而取之。實而備之。強而避之。怒而撓之。卑而驕之。佚而勞之。親而離之。攻其無備。出其不意。蓋用兵之要。莫先於此者。軍爭篇曰。無邀正正之旗。勿擊堂堂之陣。高陵勿向。背丘勿逆。佯敗勿從。銳卒勿攻。餌兵勿食。歸師勿遏。圍師必闕。窮寇勿追。蓋用兵之忌。莫先於此者。子與馬都督論用將之道。都督曰。古人用將。必嚴敗績之誅。然後爲將者知聖人臨事而懼。好謀而成之。訓不可忽也。予曰。允哉。故邲之敗。晉殺先穀。城濮之敗。楚殺子玉。街亭之敗。諸葛武侯斬馬謖。不然三軍暴骨何辜哉。

勝國以前。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。皆有肖像。有封爵。我國初正祀典。止書其木主曰。某岳某鎮某海某瀆之神。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。必肖像而封爵之。是褻之也。非神之也。

勝國以前。歷象日月星辰之所。曰司天監。司之猶言轄之也。我朝改曰欽天監。蓋以天至尊也。誰敢司之。欽之云者。乃欽若昊天之意也。

陳定宇能批點諸家之文。而定宇之文傳世者鮮矣。劉須溪能批點諸家之詩。而須溪之詩傳世者鮮矣。

譬之奕也。豈傍觀者固審耶。抑兵燹之餘。二子之詩文。殘篇斷簡。流落人間而莫之掇彙之耶。古禮入門問諱。諱其名也。春秋之法。爲親者諱。爲尊者諱。爲賢者諱。諱其事也。

唐玄宗孝經序。其中引夫子之言曰。吾志在春秋。行在孝經。不知此語出何書。或曰。出鬼髓靈經。予行天下。徧訪藏書之家。無之。卽有之。蓋贗書也。豈夫子之言哉。何以言之。夫子曰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又曰。志於道。夫六經皆學也。皆道也。何獨春秋哉。夫子晚年刪述六經。以憲萬世。皆聖志之所存也。又何獨春秋哉。且吾聞之。夫子父母皆早世。雖欲孝誰爲孝。而曰行在孝經。何居。況夫子之時。無孝經之書。先儒汪玉山吳草廬。又業有昭昭之辯也。

宋末江西饑。當道議勸富民出穀以賑餓者。其言曰。譬之殺一牛以活萬蟻。何不可。元中子曰。萬蟻固可憐。一牛獨何罪而死。議遂止。嗚呼。牧民者平時不能積儲以備賑。事急乃行勸分之令。是無策也。

士大夫守官之廉。猶處子守身之潔。皆分內事也。若處子自多其潔。恆自矜曰。我於庶士也。絕無桑中之約。則人將賤之矣。士大夫之能文章。猶處子之能女紅。亦分內事也。若處子自多其女紅。恆自矜曰。我之織紉組紃。諸姑伯姊皆莫能及。則人將鄙之矣。

善事上官。毋失名譽。光武有是言也。或疑其教臣下以諂。予曰。不然。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。事上敬。乃其一也。他日告哀公曰。不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。然則聖人亦教人諂乎。

前輩教人居官。廉不言貧。勤不言勞。愛民不言惠。鋤強不言威。事上致敬。不言屈己。禮賢下士。不言忘勢。

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陟明有光

嶺南有貪泉。吳中有廉石。噫。泉石何知哉。其榮辱之名。蓋因人而得之耳。

予繇水曹郎改刑曹。大司空崔公命予曰。子知用刑之法乎。夫用刑之法。有時也。有節也。因人也。以時言之。辰巳以前。囚多枵腹。不可刑之也。日夕嚮晦。萬類俱息。人身血氣各有所歸。亦不可刑之也。以節言之。人身血氣之沖和。受刑則變。血本赤者。變而紫焉。氣本溫者。變而熱焉。若先刑上體。後刑下體。則血氣之變者。奔注於腰脅脾膀之間。其毒稍緩。猶可支也。若先刑下體。後刑上體。則血氣之變者。衝灌於心肺之竅。其毒不亦烈乎。是以君子刑其一。不刑其二。以人言之。彼孱弱之夫。膏梁之子。見刑而畏者也。一經拷訊。罔不招承。能保其無枉乎。強梁鬪訟之徒。其悖戾之氣。足以玩刑也。終日煨煉。莫肯輸服。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。凡此者。皆當旁求密察。以得其情。不可專恃乎刑也。子其慎之。

師卦二爻。爲帥師之將。聖人以帥師之道言之。五爻爲命將之君。聖人以命將之道言之。後世推轂遣將。築壇拜將。正得此意。故宣王南征。則命方叔。北伐。則命吉甫。其赫然中興。有由然哉。或曰。王制有天子出征之禮。何如。予曰。天子出征。惟天造草昧之初。可間行之。苟不其然。不足以震疊英雄。而屈羣力。若常常而行之。則白登受困。遼左無功。所謂殷鑒不遠者。非耶。

宋真宗駐蹕澶淵。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。迎擊之。乃引去。帝使人視寇。準何爲。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。歌謔歡呼。帝喜曰。準如是。吾復何憂。竊有說焉。主憂臣辱。未有甚於此時者。萊公旣決策親征矣。固當臨

事而懼。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。顧乃偃然耽樂。如在宴安無事之秋。身繫安危者。固如此乎。楊億職掌絲綸。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。曾無一言忠告於萊公。且隨波浮沉焉。自許八角磨盤者。固如此乎。斯時也。真宗獨憂之。及偵知二臣所爲。乃曰。吾復何憂者。豈真不憂哉。殆權詞以安將士之心耳。

漢高祖與太子手勅曰。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。吾同時人。倍年於汝者皆拜。并語汝諸弟。此西京重父執之禮。始此。宋朝諸老。凡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謁者。皆坐受其拜。然後設香案遙拜其祖父。噫。此風厚矣。予往時在南都。見部寺堂上諸老。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。其坐次序齒不序爵。噫。此風亦厚矣。

雋不疑斷獄引春秋。楊萬里註易引故實。蓋引經者準古訓以律人。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。故曰。無徵不信。蓋謂此耶。泉齋邵公有曰。易設虛以待天下無窮之變。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。此又明經者所當知。

有故人尹岩邑。予以公事過其邑。故人告予曰。邑當孔道。苦於供億。欲請於當道。裁省使客餼廩可乎。予曰。不可。無忘賓旅盟乎。五霸送往迎來。列在九經。古者敵國賓至。關尹以告。候人爲導。門尹除門。司里授館。司徒具徒。司空視塗。司寇詰姦。甸人積薪。火師監燎。水師監濯。膳宰致饗。廩人獻餼。司馬陳芻。工人展車。其優賓之禮有如此者。以今視古。禮簡略矣。若又裁省。無乃大簡乎。

孝陵嘗謂學士詹同等曰。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。不達當世之務。故詞雖艱深。意實淺近。即使過相如。

楊雄何裨實用。自今翰林爲文。但取通道理。明世務。無事浮藻。嗚呼。大哉王言。其所以風勵天下文章之習。歸於淳古爾雅也。至矣。

國初江西進陳友諒縷金床。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漏。惡其淫巧。皆毀之。大祀郊廟。拜褥。褥心以紅布爲之。乾清宮御床。若無金龍在上。與中人家臥榻無異。宮中每日早膳。止用蔬菜。凡若此類。皆以儉德示天下先。

孝陵開天起兵時。盔甲藏在太廟。鐵鎗藏在五鳳樓中。采石渡江之舟。覆蓋在龍江沙上。護以朱闌。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。

國初大統既集。民物更新。元之子孫面縛來降。以帝王之後。免獻俘。又以元主不戰而奔。克順天命。諡之曰順帝。又封其孫爲崇禮侯。還之沙漠。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。而禁樵牧。又訪求孔子之後。封衍聖公。顏子孟子之後。封博士。又立孔顏孟三氏儒學。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之秀者。而登用之。又立尙賓館。聘天下名儒梁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。修大明集禮。又命名儒曾魯等修元史。又命刑部尙書劉惟謙定大明律。又設文學武舉二科。以網羅天下之英才。凡若此類。皆忠厚惻怛之至。郁郁乎其文也。泯泯乎其風也。嗚呼。盛哉。

古者朝服。通於上下。不但見君也。按鄉飲酒禮。大夫朝服從鄉先生而謀賓介。鄉人讎近戲也。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。萬石君家居。子孫爲小吏來歸謁。萬石君必朝服見之。自漢以前。朝服通于上下如此。我國

初製朝服。與古製頗有損益。惟朝廷有大朝會。如聖節元旦。冬至册封傳臚獻俘。乃服之。每月朔望朝則服公服。逐日常朝。或服錦繡。或服公座治事之服。等威有截嚴哉。

都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時。有門生在諫垣。以書來求作司諫箴。東阜復書曰。老悖學植荒落。安能辦此。曾見近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。其中講語曰。事關利害。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。獨言之。幾伏隱微。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。獨言之。請以此語書之座右。爲司諫箴可也。門生得書。讀之竦然。居無何。其人正色言事。落職投荒。

恭簡熊公。平生清節。一介不取。其巡撫雲南。平蠻公宴之日。乃受金花彩段。或者疑焉。次年公還朝。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。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。不然。當日公不受誰敢受。此與張乖厓納侍女之事頗相類。

東坡愛李廌之文。山谷愛高荷之詩。後來二子行檢齷齪。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。惜哉。

或問昔者孔子沒。子貢築室於場。獨居三年。然後歸。楊時之於伊川。黃幹之於晦菴。亦猶子貢之在孔門也。及程朱下世。不聞二子有廬墓之戚何也。予按古禮。師死。心喪三年。若喪父而無服。夫父喪無廬墓之制。而師顧廬之。豈師父之恩殊科耶。且記者言子貢獨居三年。然後歸。觀獨居二字。可見當時在門諸賢莫之能從也。乃子貢獨行其志。以報夫子罔極之恩。前乎此者無證也。後乎此者無繼也。所謂賢者過之也。夫賢者之過。非道之中也。非道之中。子何必於龜山勉齋責備耶。

黃天叟曰。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。是夫子自作行狀。竊惟聖人一生爲學進德之序。俱見於三十八字之中。無餘蘊焉。我朝頒行文廟上丁祭文。一十六字之中。而聖人道德功業。又囊括盡矣。

歷代女禍。至武曌而極。外戚之禍。至王莽而極。宦官之禍。至漢唐末年而極。我朝母后無垂簾之制。外戚宦官不得典政。本握兵權。嗚呼。防微之念深矣。貽謀之慮遠矣。

管寧過海。遇惡風。幾覆舟。寧語人曰。吾嘗三晨晏起。一朝科頭。過必在是也。郭林宗問仇季智曰。子嘗有過否。對曰。吾嘗飯牛。牛不良。搏牛一下。予曰。此非二子之言也。或者史氏以二子人品之高。附會其說。以益其高。不知適足以誣之耳。何以言之。晏起科頭。凡老者病者閒無事者常態耳。曾是以爲過乎。世傳嵇叔夜或旬日或終月一梳頭。袁安雪中高臥。晝不啓扉。未聞當時以爲過而諄之者。孰謂海神有靈。乃以此爲過而覆君子之舟耶。夫牛不良而搏之。所以訓牛也。若以爲過。然則古人以夏楚二物。收擊蒙之威者。亦過耶。且搏牛一下。未足爲虐也。且以爲過。然則古人殺牛以禋祀。火牛尾以攻敵。截牛耳以蒞盟者。其過又當何如耶。予故曰。非二子之言也。

文潞公處大事以嚴。韓魏公處大事以膽。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。三公皆社稷臣也。朱文公論本朝人物。以范文正公爲第一。

安南陪臣來朝貢。道出漢陽。宿郵亭時。亭中芙蓉盛開。亭長誑之曰。此花名一丈紅。請詠之。陪臣佯爲不知。賦詩曰。原來不是芙蓉樹。花與芙蓉卻一般。五尺闌干遮不盡。尙留一半與人看。太守聞之。以亭長不



誠於遠人。乃詬而杖之。譯者以告陪臣。嘆服而去。

清狂道人郭翊。畫有天趣。詩有風刺。陽明王公初以尋常畫史待之。後見其畫雪樵圖。題詩其上曰。兩束焦薪僅十錢。雪深泥滑自堪憐。市城誰念青山瘦。盡日廚頭不斷煙。又見其畫牧牛晚歸圖。題詩其上曰。雨腳風聲滿樹頭。隨身篋笠勝羊裘。柴門猶道牛歸晚。江上風波未泊舟。陽明語人曰。郭清狂畫掩詩也。乃以賓禮優之。

處士某。隱居山中。庭有松一株。三百年前物也。縣尹立公署。命工師伐之。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。大夫去作棟梁材。無復清陰覆綠苔。今夜月明風露冷。悞他雲外鶴歸來。乃再拜而送之。松至縣庭。縣尹讀詩。悵然。遂填直而還其松。

松溪戴公。提學南畿。一日。艤舟姑蘇之盤門。見水濱有溺死少艾。命縣官掩之。又命諸生賦詩挽之。蔡佃方弱冠。賦詩曰。芙蓉零落倩誰收。飄泊孤城野水頭。素手尙籠羅袖薄。清波難掩玉容羞。蕪煙綠暗香魂杳。花雨紅添血淚流。莫向盤關歌此曲。月明風細不禁愁。戴公奇之。旣而對教官惜之曰。此子詩有音響。無骨氣。吾恐冬華之木不實。早慧之子不壽。明年蔡佃死。

華陽有狂生。粗知押韻。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翁。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。梅花盛開。乃朗誦宋人詩曰。窗前一樣梅花月。添箇詩人便不同。蓋自負也。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。自從和靖先生死。見說梅花不要詩。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。狂生忿主人嘲己。肆詬而去。明日主人到縣訟之。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。笑謂狂生。

曰姑免問罪。押發去百花潭上。看守杜工部祠堂。聞者絕倒。唐詩亦有極拙者。宋元詩亦有極佳者。不可以時代槩論也。

潘緯十年而吟古鏡。何涓一夕而賦瀟湘。殊不知後之觀者。只論工拙。不論遲速。

國初詩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爲大家。近時空同李公。又以袁海叟爲詩家冠冕。東橋顧公。又以李空同爲詩家武庫。

荷亭辯論。以嚴子陵橫足加帝腹爲不敬。古源日錄。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。以存趙孤爲不仁。予按二子之論。近於刻深。然君子執秉義充類之筆。卻不可無此等公評。不然微顯闡幽之志荒矣。